

人间物语

## 有如生长,有如飘零

| 朱谱清 文 |

1

覆盆子结出果实来了,青色的果,外面有细小的红色绒毛,像青春期的孩子。

不过,乌桕树还停留在冬天的内心。瘦的枝条垂下,未被鸟儿啄完的黑色果实,也凌乱地挂着,散散地飘荡。但枝条的顶端,有嫩叶冒出。

自然汨汨的生命,总在无声处,显示被人忽视的强大活力。

下班时经过西津河,已近黄昏。紫藤花开了,一串串垂下,草地上也落了一层花瓣。我站在花架下,一阵阵清香袭来,令人沉醉。夕阳将紫藤叶子染成金色。还有梨花、樱花,都是夕光的孩子。

站在河边看夕阳,晚暮,落寞的光影,像一个人不断告别自己。大约6点05分以后,太阳完全落尽。

想起庚子年这个春天,笼罩我们的哀痛气息。那些无处不在的告别,无时不在的——不告而别。连至亲也不能相拥而泣。这些,将是落在微小个体身上——被火灼伤的深深烙印。

2

“一个人不写诗照样活得好,诗是活着的一个更高境界。”王小妮这话击中我心。让我对本该自我怀疑的写作,重新有了一个支撑。

如果读到一本书,一段句子,与你的心灵发生了化学反应,那是可喜的事。

比如,办公室里放着《瓦尔登湖》,我时常抽空读一读,已经读了三遍了吧。有时是闲闲散散地读,有时翻到哪里就是哪里。

“漂亮的野樱桃,一球球地垂下,像朝四面射去的光芒。它们并不好吃,但为了感谢大自然的缘故,我尝了尝它们。”某日读到这里,我

不禁一个人偷笑起来。

梭罗看起来是个严肃的男人,头脑里理性和智慧如密枝缠绕。当然,在自然面前,也有孩子般可爱和调皮。这种本心的暴露,让我对他的喜爱又增加了几分。

3

中午走路,走到了一处小山坡。坡上萝卜也开花,白中带紫。油菜结了细细密密的荚。蜜蜂在萝卜花上采蜜。一只身型胖大的蚂蚁,爬上一朵婆婆纳,那敏捷的身手与身体不成正比。这些朴素平凡的生物,不择土地是否贫瘠,各自担任着季节的信使。

工厂中午还在轰鸣。忍冬的嫩枝在坚硬的围墙外摇曳。香樟树叶完成了一轮生命更替,新出的嫩叶让人觉得可爱温馨。人行道上,环卫工人在清扫树叶。两个骑车人,迅速滑过我,滑过我的镜头。

工业区边的巷子,发现墙外花盆里有一束红,明亮晃眼。呀,是地黄呢。我走过去拍。引得坐在屋外打毛线的女人,奇怪地出来看。

这叫什么花?我故意问。

不晓得,从山上挖来的,就随手栽在盆子里。女人说,现在蔫了,不知道能不能活。

是的,地黄栽在盆里,垂着头,蔫了,不说话。自然长的东西,有自己的天空和大地,有自己的灵性,哪怕只是一小块荒野地。

突然想起青龙湾满坡的地黄来,去年春天湖边那些无拘无束的阿紫。

4

小王子的作者我总也记不住。对于外国人的名字,天生有一种隔膜感。比如俄罗斯人的名字,这个

某某夫那个某某斯基,长长的,读起来像绕口令。

马尔克斯和他《百年孤独》够牛的吧,诡异的天马行空的想象让人惊异。好是好,但名字就太怪了。这里面的名字又长又奇怪,而且爸爸的名和儿子的长得一样,让人晕头转向不说,这在我国足够触犯禁忌。

小王子的作者,圣艾克絮佩里,还有另外一种身份——飞行员。这些,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。据说,他在飞行座舱里写作,这种写作,可谓有高度有难度的写作。1944年他驾驶侦察机,前往法国南部执行侦察飞行任务,就此“神秘失踪”。据说2008年,前纳粹飞行员里佩特在他出版的书中承认,是他击落了作家的飞机,并对此深表懊悔。这真是悲伤的故事。

肉体的飞升和灵魂的飞升,究竟哪一个更能跨越时空,长久留在人们记忆中?后世谁知道那个作为飞行员的圣艾克絮佩里,谁知道那个作为银行职员的佩索阿?无疑,《小王子》《惶然录》使其得到永恒。

这也许就是写作的魅力。他折磨你的肉体,让你受虐的同时,精神保持飞升。



乾坤一叶身

篆刻 华斌

灯下书

## 春天的落叶

| 孙晓晖 文 |

又见一地春天的落叶。

说起落叶,人们想到的一般都是秋天。“秋风生渭水,落叶满长安”,所谓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。然而,有些树种会在春天里落叶。人们常见的如:香樟树、夹竹桃、冬青、黄杨、桂花树等等。据说四季常绿的树一年四季都会落叶,只是春季落得多一些。最近那些在人行道旁的香樟树,一场春雨过后路上的落叶都来不及清理。我们小区院子里有几棵桂花树,这一阵反正宅在家里无事,我就想看看它春天怎么落叶的。当我仔细观察完了它们春天落叶的全过程,那神奇的细节让我着迷,让我震撼。

人们对桂花树的喜爱、赞美,一般都在桂花飘香的秋天。那满树金黄色的细小花粒不娇不艳、幽香宜人。在整个冬季默默无闻的

桂花树,惊蛰过后就开始有了动静。首先几乎在一夜之间,在每根桂枝的顶端就爆出了一个两个暗红色的嫩芽,没两天那嫩芽就拔成了几寸长的嫩枝,在它的顶端还长出几片暗红色的嫩叶;令人称奇的是,几乎是在长出嫩枝嫩叶的同时,长在树枝下边的几片树叶就开始变色了,先是变红,没两天就成暗红或赭石色。树枝上还有没有变色的老叶,在春雨过后变得很有光泽,呈现出一种成熟的壮美。此时桂枝上的叶子成了一种老中青有序的排列。再过几天,在下雨刮风的日子,那变了颜色的老叶就依次脱落了。多么神奇的变化!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在这里我分明看到一种与人性相通的东西。

让有的树在秋天落叶,让有的

树在春天落叶,这一切,都是谁给安排的呢?还有那一年四季装点人间的各种美丽花朵,谁先谁后,排列有序,有的先开花后长叶,如:梅花、杏花、樱花、桃花等;有的先长叶再开花,如:月季、石榴、荷花等。世间万物如此不同又如此相通,这种亘古不变的有序排列,同人间许多美好的事物一样,在人们的熟视无睹之间演绎着它们的周而复始。多么神奇,多么不可思议!

自然界各种生物的神奇精妙,让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对它们保持敬畏之心。这个春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人类生命的渺小与无常,岁月静好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,面对灾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。敬畏自然,保护自然,每一个人尽职尽责,是全人类抵抗病毒、保证自身健康的根本之道。

片羽

## 茶园春色

| 阳羨法公 文 |

春天是美好的,春暖花开、春意盎然,人们用无数美妙的词语和诗句赞美春天。每年,我们都会期盼春天的到来,而今年的春天,则更让我们特别期盼。肆虐的新冠病毒,也终究挡不住大自然的规律,春姑娘迈着轻盈的步履,如期来到我们面前。随着4月8日武汉解封,人们还迎来了抗击新冠疫情的春天。

两个多月的宅家抗疫,我们裹足不出门,忍耐、克制已久。接到来自茶园的邀请,望着春天的阳光,外出踏青的心情已经按捺不住。尤其是9岁的孙儿,更是为之雀跃。清明节,我带着家人回到老家宜兴,来到熟悉的茶园探花踏青。

秀美的铜官山下,茶园连着茶园,小型茶场众多。2000多亩的茶地,青翠墨绿,那是让人赏心悦目的“茶的绿洲”,我们到到的羽羨茶场就在其中。站在山坡上放眼望去,成条成垄的茶树向远处延伸,沿着山丘舒缓起伏。嫩嫩的绿黄色茶芽,透着勃勃生机。在阳光照耀下,一垄垄的茶树上笼罩着一圈金色晕光。茶园中,身穿各色服装的采茶女工散在茶树丛中,犹如绿海中的小彩舟,好一幅茶园春光图啊。闻着茶香花香,我们陶醉在美妙的茶园春色里。转眼间,身旁的孙儿像一只放飞的小鸟,飞步跑进了茶园,去寻找他眼中的春天了。

茶园春色年年有,而今年如此美好的茶园春色是来之不易的。因为疫情,茶场的复工,春茶的采摘和销售都受到了很大影响。宜兴的各家茶场想尽办法,使出种种招数,才使茶园的春色得以如此畅亮。羽羨茶场的主人老张,是无锡的一位企业家,因为爱茶、喜爱大自然,去年来此承包了80亩茶园,当上了茶翁。面对疫情,他作了充分准备,早早联系好足够的熟练采茶工,安排专车去外地接到茶场,并按要求做好防疫措施,由此保障了明前茶、雨前茶的采摘。他还做足了茶叶品牌、质量和销售的宣传,无锡的众多媒体都做了专题采播,他的微信群、朋友圈更是广而告之,让茶场充满了茶文化的春意。

“宜兴阳羨茶,一壶醉天下”。说到茶文化,一定要说一下宜兴的茶促会。宜兴产茶历史悠久,目前拥有茶园面积7.5万亩,年产茶叶6500余吨,是江南茶文化的发祥地、中国贡茶的发源地,有着深厚的茶文化底蕴。5年前宜兴成立了茶文化促进会,这可能是全国唯一专业的茶文化促进会,领衔的是人大、政协已经退休的老同志。秉承“繁荣茶文化,促进茶产业”之宗旨,茶促会将茶企组织起来,把茶事活动开展起来,把茶文化全面地弘扬光大起来,有力促进了茶产业。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情况下,宜兴的茶园如此有定力,茶园春色依然靓丽,茶促会功不可没。

回到茶场的接待室,老张将昨晚新做的碧螺春拿过来泡上,瞬间将茶园的春色转移到了洁白的茶杯里。翠绿茶芽在茶杯的山泉水中上下舞动,尽情舒展着婀娜的身姿。扑鼻的香味,鲜爽的口感,喝了一杯又一杯,我们再一次陶醉在茶园的春色里。

“看一眼是钟情,再看一眼是情深。喝一口是鲜爽,再喝一口是销魂。”多彩的茶园春色让我们流连忘返!